

DOI: 10. 13288/j. 11-2166/r. 2025. 06. 003

李灿东运用八仙方治疗小儿疾病经验

王洋, 唐文, 甘慧娟[✉] 指导: 李灿东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证研究基地,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 1 号, 350122

[摘要] 八仙方为福建省泉州地区民间儿科验方, 总结李灿东教授运用八仙方治疗小儿疾病的临证经验。通过系统梳理八仙方组方特点及其治疗小儿肺系、肝系、脾系疾病的理论基础, 认为八仙方是以风药为核心, 以恢复脏腑气机为治疗机要, 功擅祛风疏散、消食、安神、健脾利湿、清热平肝、熄风止痉, 凡风、痰、湿、食、热、郁等病理因素所致小儿疾病皆可治之。并总结八仙方在治疗小儿肺系 (感冒、咳嗽、湿疮)、脾系 (泄泻、积滞)、肝系 (客忤、抽动障碍) 疾病的临证思路, 以期为临床诊疗小儿疾病提供参考。

[关键词] 小儿疾病; 八仙方; 名医经验; 李灿东

李灿东 (1964—), 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 第二届全国名中医, 第六、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岐黄学者。从事中医工作 40 余载, 擅长从“痰”“郁”论治肿瘤、内分泌与代谢疾病及妇儿诸疾, 学验俱丰, 形成了以病机为核心, “病、证、症、人、机”相结合的临证思路。

八仙方为福建省泉州地区民间儿科验方, 功擅祛风疏散、消食、安神、健脾利湿、清热平肝、熄风止痉, 凡小儿出现感冒、咳嗽、泄泻、夜啼等症状时民间医生常以此方辨证化裁治疗^[1]。李灿东教授结合多年临床实践, 认为八仙方以风药为核心, 融“升、散、窜、动、燥、透”为一体, 既能上行下达, 彻内达外, 流动周身气机, 又能振奋脏腑, 鼓舞气血流通, 凡风、痰、湿、食、热、郁等病理因素所致小儿疾病皆可治之, 尤在肺系、肝系、脾系疾病方面确有效验, 现将其经验总结如下。

1 八仙方的组方特点

八仙方由防风 6 g、钩藤 6 g、蝉蜕 3 g、蚕茧 3 g、茯神 6 g、山楂 6 g、建曲 6 g、麦芽 6 g 组成。临床中蚕茧因地区药物供应原因较少见, 李老师多以僵蚕 6 g 代替。本方中剂量为幼童时期 (3~7 岁) 常用剂量, 3 岁以下者多用幼童量的 1/2~2/3, 7 岁以

上至 12 岁者用量多接近成人用量或为成人用量 (药物多为 8~10 g)。方中防风味甘、辛而性温, 被称为“风药中之润剂”, 《汤液本草》载其“治风通用”, 《医方集解》谓其“辛能散肝, 香能舒脾, 风能胜湿, 为理脾引经要药”, 还兼有止痛、止痒、解痉之功; 因其味甘而质润, 药性和缓, 祛风燥湿而无辛燥耗气伤阴之弊^[2], 切中小儿“血气未充” (《育婴秘诀》) 的生理特征, 故为君药。钩藤味甘、苦而性微寒, 外能疏散风热, 内可熄风止痉、清热平肝; 蝉蜕味甘、辛而性微寒, 上能轻扬达于头面而利咽消翳、清利头目, 内能轻宣肺气, 祛风疏散, 透疹止痒, 凉肝熄风, 定惊止痉; 僵蚕味咸而辛, 性平, 功擅祛风邪、散风痰、逐风湿, 搜风而剔络, 熄风而止痉。三药同用, 助防风宣肺, 清肝疏肝, 增强祛风除湿、定痛解痉止痒之功, 共为臣药。建曲健脾和胃、行散消食, 较之六神曲还具有“搜风解表”“散疹消斑” (《药性考》) 之能; 茯神宁心安神, 健脾渗湿; 山楂消食理滞, 行气止痛; 麦芽消食导滞, 疏肝行气, 健脾开胃, 四药共同恢复脾胃运化之能, 脾胃健而四旁受益, 共为佐使药。本方中君、臣均为风药, 建曲中亦包含荆芥、紫苏叶、羌活等风药^[3]。

风药是基于自然之风特性与中医长期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概念, 可分为疏散外风和平熄内风之药^[4]。防风、蝉蜕、荆芥、紫苏叶、羌活皆为疏散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国中医药办人教函〔2022〕245 号)

✉ 通讯作者: hjganzz@126.com

外风之品，法象于自然天地五运之风象，味薄质轻，药性升散，具有风木“升浮、外散、开泄、走窜、燥湿、变动”^[5]的特性，功能辛散宣肺、升发清阳、发越郁火、开泄通窍、疏肝达郁、行风胜湿、畅气活血，兼能引经健脾、以动而助静^[4, 6]，合以僵蚕、钩藤熄内风之品，能驱内外之风。上述诸药合用，以风药为核心，配合健脾之品，能上行下达，彻内达外，流动周身气机，共调肺、肝、脾三脏，从而解小儿三脏诸疾。

2 八仙方治疗小儿诸疾的理论基础

李老师说，小儿疾病病因繁多，但其发生、发展均离不开其特殊的生理、病理特点。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稚阴稚阳之体禀少阳春升之气而蒸蒸日上，发育迅速，正如《育婴秘诀》所言：“春乃少阳之气，万物之所以发生者也”。同时少阳为枢，司小儿生长发育过程中阴阳的动态平衡，维持小儿阳气的主导地位^[7]。《脾胃论》云：“春气升则万物化安。”八仙方中风药承春风萌动、生发之气，柔和、生发、流动而禀少阳之性^[8]，与小儿生理特性与气机之势相应，有助于恢复小儿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行。

《素问·刺禁论篇》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肝为左位，乃天地气机升发之路；肺为右位，为天地气机收降之径；脾胃居中，众物所聚，能斡旋升降一身之气机，故三脏功能正常乃人体气机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温病条辨·解儿难》指出小儿病之所成“外不过六淫，内不过饮食胎毒而已”。小儿禀赋不足，脏腑娇弱，其中肺脾常虚、肝常有余。肺为娇脏，卫外未固，易于感触，遭受六淫外侵；小儿脾常不足，饮食失宜，易于积滞，痰湿内阻；小儿肝气有余，情绪失畅，易气机运行受阻。三脏功能失调，加之感触外邪，引发小儿全身气机失畅，致气血津液流行不利，进而气失宣通，津液失布，痰湿内阻，食积内停，引动内风，形成风、痰、湿、食、热、郁之患，从而造成诸多疾病。李老师说，八仙方能流动周身气机，尤擅调治小儿气机升降功能，鼓动小儿一身气血，恢复肺气之宣肃、脾胃之斡旋升降、肝气之疏泄的功能，而能外透肌腠毛窍，内消痰湿食诸郁，其非为单一疾病、单一病机而设，乃从多维度发挥功效的儿科验方。

综上，从生理和病理上看八仙方适用于小儿肺、肝、脾诸疾。《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曰：“医

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地势使然也。”需要强调的是，“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备急千金要方》），不同地区风气迥殊，即使病证相仿，遣方用药亦治同而效异。《福州府志》记载福州为东南都会，向阳之地，凭山负海，百川丛会，多飓风蒸岚，湿热少寒。《备急千金要方》载：“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理开疏”，《医学源流论》亦指出：“东南之人，气浮而薄……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福州山川地理塑造了其形胜气候，以风湿热氤氲交蒸多见，天人相应，人多腠理疏松，当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与福州地区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八仙方中风药味薄质轻，能散能泄，能燥能透，同时健脾之品还能顾护脾胃，故而能扶正祛邪，固护肌表，除风湿热邪。因此，从“三因制宜”角度，医者使用八仙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为顺应地理差异之治法^[9]，乃因人、因地而遣方用药。

3 八仙方在小儿疾病中的具体运用

李老师说紧扣小儿生理和病理特点，将八仙方应用于小儿肺系、脾系、肝系疾病方面，并随证灵活化裁。

3.1 肺系疾病

3.1.1 感冒 小儿感冒多与外邪侵袭、肺卫失宣有关，另小儿饮食不知节制，食饮伤脾，脾气虚弱，土不生金，更易招致感冒。治法之要在于恢复肺之宣肃、脾胃升降功能，以固表驱邪、截断病势。八仙方长于祛风散邪、健脾和胃，无偏寒热，对于肺脾失调、外感风邪的感冒尤宜，多表现为恶风汗出，翕翕发热，鼻塞流涕，咽痒咳嗽，可伴纳差干呕、胃痞腹胀等。李老师说此类小儿感冒不可大汗，过汗可重伤阴血，血虚而变生诸痉，而八仙方轻宣发散，且药物剂量多轻，恰合小儿用药宜轻灵的特点。临床中偏于风寒而见恶寒咳喘、身痛无汗者，加荆芥、紫苏叶疏风散寒；偏于风热而见发热汗出、咽喉肿痛者，加桑叶、连翘疏风清热；偏于风湿而见周身困重、胸闷恶心者，加羌活、白芷祛风除湿；高热汗出者，加石膏清热泻火；痰多者，寒痰为主者合用三子养亲汤温肺理气化痰，热痰为主者加川贝母、桑白皮清热化痰；咳喘较重者，加苦杏仁、白果止咳平喘；喷嚏、流涕明显者，加辛夷、苍耳子宣通鼻窍；咽红肿痛明显者，加马勃、板蓝根清热解毒，利咽消肿；咽痒、鼻痒明显者，加地肤子祛风止痒。

3.1.2 咳嗽 小儿咳嗽以肺失宣肃、肺气上逆为基本病机，有外感、内伤之分。小儿外感咳嗽多因外风客肺致肺气上逆，症见寒热呛咳、鼻塞流涕等表证，当以调肺治风为先，以疏风散邪、宣肺止咳为法。李老师常于八仙方中去茯神、山楂、麦芽以减轻健脾之力，加苦杏仁、蜜款冬花、蜜紫菀各 6 g，川贝母 3 g 增强润肺降气、化痰止咳之功。小儿内伤咳嗽可由饮食失节所致，饮食伤脾，脾失健运，痰湿内生，贮于肺则气逆作咳，加之脾伤影响气机升降，肺气亦运行受阻，上逆作咳，如《幼科折衷》所言：“咳嗽谓有声有痰，为肺气伤而脾湿动，故咳嗽也”。小儿咳嗽虽与饮食伤脾相关，但风邪亦不离其中^[10]。患儿易因外感风邪而加重咳嗽，故李老师认为临证当细查肺脾之机，主张肺脾同治。可予八仙方健脾消食助运、宣肺祛风止咳，偏于痰湿而症见咳嗽痰鸣、痰多色白易咳、胸膈满闷、纳谷不馨、肢体困倦者，常合用二陈汤（多用茯苓 8 g、法半夏 6 g、陈皮 6 g）以增强止咳化痰、培土生金之功，达标本兼治之目的；偏于痰热而症见咳嗽重浊、痰黄气秽、烦热胸痛、口唇干燥、尿赤便秘者，常加竹茹、枳实各 6 g，仿温胆汤之意以清热化痰止咳。

3.1.3 湿疮 肺主皮毛，李老师认为小儿皮肤病可归为肺系疾病。《医宗金鉴》指出湿疮可因“湿热内搏，滞于肤腠，外为风乘，不得宣通”所致。小儿禀赋不耐，肺气虚卫外不固，风邪易侵肌肤，若母体湿热传婴，或因喂养不当致损伤脾胃，脾虚湿盛，又小儿为纯阳之体，易湿郁化热，湿热内搏，与风邪相合，搏结于肌肤，腠理不得宣通，发为湿疮，多以皮肤瘙痒、渗出、斑红浆黄为突出表现。八仙方肺脾同治，具有散风、清热、畅气、燥湿、消食之功，适用于此类肺脾不调、风湿热邪蕴于肌肤所致的小儿湿疮。李老师常于八仙方中去茯神，加连翘 6 g 助方中风药发越郁热，加地肤子 6 g 配伍方中蝉蜕增强祛风止痒之功，并加通草 3 g、土茯苓 6 g 清热利湿。诸药合用，共奏宣肺健脾、祛风止痒、清热利湿之功。痒甚者，加蒺藜、白鲜皮清热燥湿、祛风止痒；斑红而灼热者，加牡丹皮、赤芍清热凉血；渗液甚者，合用四妙丸清热利湿。

3.2 脾系疾病

3.2.1 泄泻 小儿泄泻的基本病机乃脾虚湿盛，治疗以健脾祛湿为主。《医宗必读》云：“地上淖泽，风之即干。”风药能燥湿胜湿，加之风性轻扬，能宣能散，助腠理开发，湿从汗解，则肺气得宣，

水道通调，又助湿从下走；风药升浮之性可升发清阳，脾气主升清，以升为健，清阳得升则脾气得以健运，水湿自除。故泄泻者，无论虚实，均可加风药治之。八仙方以风药为核心，又含健脾之品，功擅健脾利湿，恰合泄泻脾虚湿盛之病机。该方对因于风湿者疗效尤佳，小儿春伤于风，脾受邪困，失于健运，清气不升，湿浊内生，风性主动，湿性趋下，风湿合而为患，食而即泻，便若清水，或饮食水谷不化，肠鸣辘辘，腹痛隐隐。八仙方能散风燥湿，健运脾胃之气，正为风湿泄泻所设。若为膏粱纵口，饮食伤脾，积滞生热，症见腹痛即泻、臭如败卵、泻后痛减、少顷复作，伴暖腐吞酸，八仙方中亦有山楂、建曲、麦芽大队消食化积、理气健脾之药治之，可稍加连翘 6 g 配合诸风药发散郁热，健脾助运，推陈致新。此外，若小儿肝失条达，肝郁横克脾胃，发为肝郁脾虚之泄泻，症见精神忿郁，喜静少动，腹中肠鸣、攻冲作痛、痛即作泻、泻而痛缓，腹泻每因情志失畅而复起。八仙方条达一身气机，畅肝升脾而缓解腹泻，常加白术、白芍、陈皮各 6 g，与方中防风组成痛泻要方，增强益气健脾、柔肝缓急之力。肝郁甚而见胸胁胀闷，尤以情志异常者，加柴胡疏肝解郁；脾虚甚而见纳谷不馨、倦怠乏力明显者，加党参益气健脾；泻下而不爽者，加枳实、厚朴畅达大肠滞气；腹痛较甚者，加木香、延胡索理气止痛。

3.2.2 积滞 小儿积滞有乳积、食积、气积之分，八仙方恰与食积之机相应。小儿脾胃常虚，若喂养失当，饮食无度，过饱即睡，易损伤脾胃，致饮食失于克化，积于中焦而成积滞，久积不除，则有化热伤津之患。临床多见小儿食欲降低，好困恶食，常伴脘腹痞满，呕啰噎气，大便酸臭，皮肤瘙痒，夜卧不宁，腹部常色黄、触之多硬且伴热感等。治疗应调和中焦、消积导滞，临证常用八仙方配伍枳实、白术、连翘各 6 g。八仙方具有健脾消食之功，方中建曲、山楂、麦芽三药为消积之先导，合轻扬开泄之风药，可畅达全身滞气，且风药可运脾燥湿，对于健运脾胃诸药有增效之能，从而助脾行运化之职；另饮食积滞，小儿乃纯阳之体，积久发为郁火，热结于里而加重积滞，风药舒畅气机，可发越郁火。枳实、白术取枳术丸之意，以增强运脾开胃、消食导滞之功，连翘清热以防积滞日久化热。脾虚甚而见倦怠乏力、大便溏薄明显者，加太子参补气健脾生津；兼有虫积，时吐清水，偏食一物，肚大青筋者，加使君子杀虫消积；恶心、

呕吐者，加竹茹、姜半夏降逆止呕；腹胀甚者，加厚朴、木香宽中理气；腹痛便秘者，加槟榔、大黄泻下导滞。

3.3 肝系疾病

3.3.1 客忤 客忤，俗称受惊吓，是一种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属肝系疾病，临床多表现为面色变异、惊惕不安、烦躁、精神不振、啼哭、吵夜、喘息、呕吐、腹痛、腹泻、手足抽搐等。小儿脏腑娇嫩，神气怯弱，或因“外邪乘之，忤触正气，藏于心肺”（《幼幼集成·客忤》），或因乍受惊吓，魂魄受侮，肾志受扰，心神不宁，气逆为恐，发为恐惧惊啼，兼之“风痰相搏，影响脾胃”（《丹台玉案》），致纳化失调，引起腹痛吐泻、夜啼瘈瘲，状若惊痫^[11]。针对脾胃失调兼有风痰之客忤，李老师常用八仙方合百合地黄汤（百合、生地黄各 6~8 g）以祛风化痰、平肝熄风、镇惊安神。方中既有蝉蜕、僵蚕、钩藤平肝镇惊、祛风化痰，功同小儿蝉花散（《小儿药证直诀》），又有防风、建曲疏散外风、调肝理脾，更得茯神宁心安神，建曲、山楂、麦芽消食和胃、醒脾安神，百合、生地黄补心养阴、安神定志。脾虚泄泻者，加党参、白术益气健脾，燥湿止泻；郁热躁扰、夜啼便秘者，加大黄泻火逐邪；脘腹胀痛、夜不得卧者，加木香、砂仁理气止痛。

3.3.2 小儿抽动障碍 小儿抽动障碍常见反复不自主地眨眼、皱额、摇头、噘嘴、耸肩、清嗓、频出怪相、喉中怪声等症状，患儿注意力多难以集中，以频繁“动”态为其特征，与“风”邪特征相应。小儿肺常不足，易感风邪，肺经受邪，“金弱木强，则肝寡于畏，任郁之性以自肆”（《外经微言》），肝强有余则易化风动风，内外风相引，入于肝脉经络，发为抽动诸症，常伴见肺卫表证。疾病日久，任肝自肆，横克脾土，脾虚失运，痰湿内生，遂致脾虚肝亢，风痰内阻，可加重抽动诸症，使其迁延不愈，患儿可兼见精神渐倦、食欲减退、大便溏薄、偶闻喉间痰鸣等症。李老师认为治疗当调畅肝肺升降之机以熄风，兼以健脾安神，常以八仙方去山楂、麦芽，加百合 6~8 g、生地黄 6~8 g、白术 6 g、茯苓 8 g。方中诸风药祛风解表、平肝熄风，畅达肝肺气机，建曲、白术、茯苓益气健脾、燥湿化痰，百合、生地黄养血柔肝安神，茯神健脾补虚安神。诸药合用，肺肝脾同调，使风得熄，神明得安，则抽动自止。眨眼甚者，加谷精草、青箱子清肝明目；肢体抽动甚者，加全蝎、蜈蚣熄风解

痉；秽语频频、急躁易怒者，加石菖蒲、郁金化痰开窍；喉间痰鸣者，加法半夏燥湿化痰；痰郁化热而躁扰不安者，加青礞石、竹茹清热化痰；肝郁甚而闷闷不乐者，加柴胡疏肝解郁，白芍、当归养血柔肝。

4 验案举隅

患儿，男，7 岁，福州，2024 年 2 月 18 日初诊。主诉：食欲下降伴腹部胀满 6 个月余。患儿 6 个月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食欲下降，进食量较前减少 1/3，腹部胀满，餐后明显，于当地医院诊断为“消化功能紊乱症”，予多潘立酮片治疗，诸症未见明显改善。刻下症见：形体偏瘦，纳差食少，腹部胀满、时作时止、餐后加剧，暖气时作、甚则欲呕，烦躁多动，皮肤瘙痒，夜寐不安，矢气稍增，二便调；舌红、苔白厚，脉数。患儿多由祖母看护，宠溺尤甚，饮食不拘于时，甚则暴饮暴食。西医诊断：消化功能紊乱症；中医诊断：积滞（脾虚兼食积不化证）。治以理气健脾、消积导滞为法，方以八仙方合枳术丸加减。处方：防风 6 g，钩藤 6 g，蝉蜕 3 g，茯神 6 g，建曲 10 g，枳实 6 g，白术 6 g，连翘 6 g，木香 6 g，厚朴 6 g。12 剂，每日 1 剂，水煎分早、晚餐后 30 min 口服，每次 50 ml。

2024 年 3 月 3 日二诊：患儿腹部胀满较前明显减轻，暖气、矢气有所缓解，烦躁多动、皮肤瘙痒消失，食欲渐增，进食量接近正常水平，夜寐稍安，二便调；舌淡红、苔白稍厚，脉数。予初诊方去木香，加麦芽 6 g，12 剂，每日 1 剂，煎服法同前。

2024 年 3 月 17 日三诊：患儿近 1 周腹部胀满、暖气、矢气均未发作，纳食已恢复正常，夜寐安，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平。考虑患儿积滞已愈，遂停药，嘱不适随诊。2024 年 6 月电话随访，患儿食欲持续正常，未再减损，夜寐安，二便正常，嘱其注意饮食调护，忌暴饮暴食，勿使旧疾复发。

按语：本例患儿因饮食失节，日久损伤脾胃，致脾虚运化失司，食饮积滞，食不化则气不行，体内气机运行不畅，故见纳差食少、腹部胀满、暖气、矢气等症；食积不化，久蕴生热，热扰神明，故见烦躁多动、夜寐不安；热郁而不散，逆于肉理肌腠，故见皮肤瘙痒；舌红、苔白厚，脉数亦为食积化热表现。治疗当以理气健脾、消积导滞为法，使食积化、脾气健，则内热自消，诸症可愈。方用八仙方合枳术丸加减，建曲、枳实、白术、木香、厚朴共奏健脾消积导滞之功，助脾胃恢复运化消导

之能；防风、钩藤、蝉蜕皆为风药，以动促静，畅达全身滞气，醒脾助运，增强诸药消导之力；连翘发散郁热，茯神宁心安神，助皮肤瘙痒可止、神明得宁而夜寐安。二诊时患儿诸症皆有所好转，说明食积得化，脾气得健，效不更方，巩固疗效。因木香芳香燥烈，恐其用久耗伤脾气，故去之，同时加麦芽健脾和胃、行气消食，以助脾运快速恢复。三诊时诸症皆消，纳食恢复正常，夜寐安稳，舌淡红、苔薄白，脉转平，提示脾胃已充，积滞消散，气机调畅，病邪尽除。本案辨证精准，抓住“脾虚兼食积不化”之核心病机，运用八仙方合枳术丸加减，既注重健脾益气以固本，又兼顾消积导滞以祛邪，可谓标本兼治。同时考虑饮食失节乃根本病因，故当告诫家长，饮食调护乃小儿脾胃疾病康复之要务。治疗后重视饮食调护，方可使脾胃得以休养生息，正气渐复，病不再作。

参考文献

[1]詹俊杰. 八仙方在儿科的临床应用[J]. 中国民间疗法,

1999,7(9):23-24.

[2]刘婷,孙月婷,卢海霞,等. 国医大师徐景藩运用风药治疗便秘的经验[J]. 环球中医药,2021,14(4):658-660.

[3]黄坚航,金鸣. 中药建曲考证[J]. 亚太传统医药,2007,3(12):31-32.

[4]张晓阳. 浅论风药[J]. 中医杂志,2003,44(3):227-229.

[5]王振春,罗再琼,罗欣雨,等. 从象思维的视角认识风药及其性能[J]. 时珍国医国药,2016,27(5):1166-1167.

[6]王明杰,罗再琼. 风药新识与临床[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12-23.

[7]徐荣谦,刘玲. “少阳学说”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J]. 中国医药学报,1999,14(4):10-11.

[8]张真全. 风药概论[J]. 光明中医,2019,34(4):530-534.

[9]邢玉瑞,张喜德,苗彦霞. 中医顺势思维研究(续二)[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24(2):3-6.

[10]连俊兰,王海云,邵征洋,等. 盛丽先运用风药治疗儿科疾病经验[J]. 中医杂志,2020,61(16):1417-1420.

[11]余兆蕙,林沛颖,黄子珏,等. 从肝常有余辨治儿科疾病[J]. 中医杂志,2015,56(3):253-255.

LI Candong'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Pediatric Diseases with *Baxian Formula* (八仙方)

WANG Yang, TANG Wen, GAN Huiju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Research Base,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22

ABSTRACT *Baxian Formula* (八仙方) is a folk pediatric prescription in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LI Candong in treating pediatric diseases with *Baxian Formula*. By analyzing the distinctive composition an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Baxian Formula* for treating pediatric lung, liver and spleen diseases,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formula prioritizes wind medicinals, aimed at restoring the dynamics of *qi* movement within the *zang fu* (脏腑) organs. It excels in dispelling and dispersing wind, promoting digestion, calming the mind, invigorating the spleen and draining dampness, clearing heat and soothing the liver, extinguishing wind and arresting convulsion. The prescription can treat pediatric disorders caused by pat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wind, phlegm, dampness, food, heat and constraint. Moreover,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linical thinking of *Baxian Formula* in treating pediatric diseases of the lung system (common cold, cough, eczema), spleen system (diarrhea, food retention) and liver system (fright from external stimuli, tic disorder), aiming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pediatric disea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pediatric diseases; *Baxian Formula* (八仙方);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LI Candong

(收稿日期: 2024-02-19; 修回日期: 2024-04-23)

[编辑: 姜冰]